

# 森林裡的畫師

畫家 許武勇 專訪 張國輝 許博惠

在一陣傾盆大雨中，來到四維路許醫師的家裏，在路上，沿途一直思索著這位醫師畫家的心路歷程，在台灣當醫生而懂得欣賞藝術的可能不少，但是將大部分心力投注於藝術之上的醫師，許武勇可算是第一人吧。

到了許醫師的住宅，差不多都成了落湯雞。待許醫師引進屋內，馬上被客廳牆上所掛的畫所吸引。一排整齊的 30 號油畫剛好牆上形成一圈。這位六十多歲的老醫師在談起自己追求藝術的歷程時，顯得神采奕奕。許醫師在求學時代，一直是名列前茅，品學兼優的模範學生，尤其在日據時代，台灣學生處在種種不平等待遇之下，更激起其奮勇向上，為民族爭一口氣的意志。當時他對數學，物理的研究很有心得，連數學老師不能解答的難題他都能解答，當時同學們都認為他將來會成為數學家，誰料他竟會成為一位熱愛美術的醫生。

他從小就愛畫，在日據時代，台北北談高等學校的七年中，

美術成績就很好，本想畢業後到日本專門習畫，將來作畫家，但想到以畫家為業，生活反而不易，不能在作畫上自由發揮。於是他以優異的成績考進東京帝國大學的醫學部，想到以當醫師經濟上的保障，才能隨心所欲畫自己的畫。而當時帝大醫學部裏藝術的風氣甚濃，如內科教授吳健是有名的畫家，是日本畫壇甚出名的二科展的會員，耳鼻喉科瀧田教授是日本放送交響樂團的第一小提琴手，而皮膚科大田教授則是日本文壇上甚有名的文藝作家（筆名是木下 太郎），他們不但是一名醫，而且都是出色的藝術家。這一股濃厚的藝術氣氛深深地影響了當時在學的許武勇，他參加了醫學部裏的繪畫班，每逢假日常去參觀畫展及私人的收藏展，從那時起，四十年來，起初每天一個鐘頭到後來的每天五、六個鐘頭，合計起來已經超過四萬個鐘頭，如此龐大心力的投資，使他不但成為拯救人命的醫生，也創造了一種解脫人類精神苦悶的藝術生命。





在藝術方面，他有個人獨到的見解——人總是要死的醫學雖然延長了人類的壽命，但延長的部分卻是人生中最痛苦的部分，更多的老弱殘疾啃噬著人們的心靈，唯有不朽的藝術生命才能解脫人類精神的困苦，有了藝術，生命才會有趣。

談到當時同期帝大醫學部的同學如魏火燿、許子秋，如今個個都是VIP時，許醫師笑了笑，說這或許是人生觀的差異吧，他認為唯有科技與藝術並駕齊驅，人類的生活才能得到和諧與美滿，而他這一生的努力於醫學與繪畫，也就是爲了達到這個目的。他第一次展出的畫是1943在帝大時所做，入選日本獨立美展，當時入選十分困難，參加者多是專家，僅有五十分之一的入選機會，他的作品是一幅富有台灣情調的古老街頭。

後來1946年因台灣，那時台灣剛光復，他參加了第一屆省展，由於當時社會不穩定，物價日漲，於是他隱藏在阿里山行醫兩年，主要是想看那壯麗的山景



，捕捉那雪光山色，在那期間，他完成了一幅“石楠花”的油畫，參加第二屆省展而獲得“特選”。

1952年，他參加醫務人員公費出國研究公共衛生考試錄取了，在加州大學研究一年，在那一年中，對他的畫有莫大的鼓舞和深遠的影響，他利用假期參觀了不少美術館，畫廊和風景名勝，而且發現了兩位畫家的作品，使他嚮往——魯東（Redon）和夏迦爾（Chagall）前者屬於神秘的象徵派，後者是立體分割風格的超現實派，這兩種畫風深深地影響了他的作品。

立體派的理性、知性，畢竟對於中國人的心靈是一種壓迫和拘束，許武勇終於也感覺到傳達的方式受阻而厭棄了它，今天他寧願再靠近夏迦爾隨期的自由飛翔，在空中飄浮的方式，或魯東的神秘色彩的花叢美夢，以及莫內的“睡蓮”般的光影閃閃閃爍，來傳達他對生命的讚頌、詩的青春不老的渴慕，對美的、夢的境界的嚮往。





請求再展，於是又在 Berkeley 舉行了一次，而電視台也特地作了介紹訪問，雖然他不曾把作品在公共場合公開展出，但每年春季在自己住宅招待美術界的朋友前來參觀，他將客廳佈置得像畫廊一般，目的也就是在以畫會友。

當你走進座落在台北東門寶宮戲院隔壁的許武勇內科診所時，左邊走道的牆上就掛著三幅立體派的油畫，從右邊門望進入，一張東京帝大醫學士的畢業證書，發黃地在玻璃框中直伸著，另一邊掛著的是醫師開業執照，中間是一張美國加州大學的碩士文憑，掛號處的小姐按了一下電鈴，許醫師好一陣子才從樓上下來，叫你坐在他的診療桌前，輕聲向你的病情，親切地為你診療。他的畫室，便在樓上，每天不知道要從樓下的診療室奔向二樓的畫室來回多少次，有病人來，他就下樓為病人細心診斷，病人一走又回到畫布前調配油彩，繼續塗抹，每天看病四個小時，而作畫時間卻多達六個小時。他不用畫架，沒有一支畫筆，畫布就放在桌上，而僅用一把小刀來作畫爲了方便，都戴著手套畫，病人來時不用洗手，不用洗筆，手套一脫就可以下樓來看病了。由於他畫畫不會接受學院主義的灌輸，全靠自己的摸索、創造，以其新穎的油畫作品，在學院沙龍展裏與保守的繪畫風格對抗，多年來事實證明他是勝利者，這是他認爲最值得欣慰的事。

最近他畫的境界更擴展了，每年到世界各地渡假，將各國的文化特色，宗教、風俗、湖光山色，都納入他作畫的題材，但唯一不變的是他從不願將痛苦的現實帶進他的藝術裏，他的畫很自然地流露出股祥和的氣息，描寫的是夢的境界，美麗清純的理想世界。他認爲現今的社會是個大吃小、暴力勝公理的強權社會，於是需要追求更理想更和平的世界，而滿足於現世凡俗生活的人，不可能創造更美的世界。他希冀能在這片國濁的人生泥土中，開起無垢的蓮花，那便是在畫中追求自己嚮往的情純人生。所以縱然他的油畫技巧，形式時常有變化，但其目的是不變的，從頭到尾，追求的都是如夢一般的抒情作品，即使是一張寫實的作畫，畫面的天空中也常有仙女的出現，載歌載舞，彷彿在仙境。

所以凡是留心畫壇的人，對他那種富有羅曼蒂克的幻想作品都有深刻印象，許醫師一直慶幸自己藉著行醫，除了救人，還可得到經濟上的支持，使自己的畫能無拘無束，不流於商業氣息，能一本初衷，以追求不巧的藝術生命爲極的不間斷地去畫，不管別人的批評，照自己的意思開拓自己的路。他在國內還不曾開畫展，但卻是破記錄地在美國學行了展的第一位台灣畫家，當時在舊金山的畫展轟動，各地慕名

他認爲繪畫是醫師最合適的休閒活動，因爲——

- 1 醫師不必離開診療室，鄰室可以設畫室，無病人時隨時可以作畫，不影響醫療業務，甚爲方便。
- 2 醫師苦心用工夫想救活病人生命，但人的生命總有一天會死亡。而作畫創作美術之世界，就是創造不滅的生命。我們醫師所不能宗成的願望，可以藉美術來完成。
- 3 病人肉體上的痛苦，用醫藥可以治療。但精神、心理上的痛苦却只有藉藝術及宗教才可救治。

本著這個信念，他奮鬥了四十年，把對病患的診治和對繪畫藝術的熱衷，視爲生存的最大使命。以一個內科醫生，僅在忙裏偷閒來畫幾筆，經年累月地在畫上經營，不爲展覽炫耀而畫，不爲生活金錢而畫，純以內心的需要，精神的寄託，努力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人生，實在令人肅然起敬。

在那期間，  
“花”的油畫  
獲得“特選

加醫務人員  
生考試錄取  
一年，在那  
莫大的鼓舞  
用假期參觀  
和風景名勝  
家的作品，  
Redon) 和  
前者屬於神  
立體分割風  
種風畫深深

知性，畢竟  
一種壓迫和  
感覺到傳達  
它，今天他  
期的自由飛  
式，或魯東  
夢，以及真  
閃閃的閃閃  
命的讚頌，  
對美的、詩的